

琼瑶



水云间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皇太子御所

（明治）

琼瑶全集·第六辑

水云间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水云间/琼瑶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7

（琼瑶全集·第六辑）

ISBN 978-7-5302-1406-0

I. ①水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963号

第一章

民国十八年，杭州西湖。

梅若鸿和杜芊芊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苏堤上面，那座名叫“望山桥”的桥上。事后，梅若鸿常想，就像白蛇传里许仙初见白素贞，相逢于“断桥”一样。这西湖的“望山桥”和“断桥”，都注定要改写一些人的命运。所不同的，白蛇传只是传说，女主角毕竟是条蛇而不是人。这“望山桥”引出的故事，却是一群活生生的，“人”的故事。

那天，是“醉马画会”在“烟雨楼”定期聚会的日子。

一早，梅若鸿就兴冲冲地，把自己的画具、画板、颜料、画纸……全挂在那辆破旧的脚踏车上。他这天心情良好，因为，天才破晓时，他就从自己那小木屋窗口，看到了西湖的日出。小木屋坐落在西湖西岸的湖边，面对着苏堤，每次，西湖的日出都会

带给他全新的震撼。湖水，有时是云烟苍茫的，有时是波光潋滟的，有时是朦朦胧胧的，有时是清清澈澈的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湖水都有不同的风貌，日出都是不同的日出。这天一早，梅若鸿就“捕捉”到了一个“崭新”的日出。他画了一张好画！把这张刚出炉的“日出”卷成一卷，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拿给醉马画会诸好友看，尤其，要拿给汪子默和子璇看！

于是，骑着那挂了一车琳琳琅琅画具的车子，胳膊下还夹着那张“杰作”，他嘴里吹着口哨，单手扶着车把，往“烟雨楼”的方向快速地骑去。

那正是三月初，西湖边所有的桃花都盛开了。苏堤上，一棵桃花一棵柳，桃花的红红白白，柳树的青青翠翠，加上拱桥，加上烟波渺渺的西湖，真是美景如画！梅若鸿真恨不得自己有一千只手，像千手观音一样。那么，他每只手里不会握不同的法器，他全握画笔，把这湖光山色，春夏秋冬，一一挥洒。他曾写过两句话，贴在自己墙上：

彩笔由我舞，挥洒一片天。

可惜，他就是没有一千只手，怎么挥洒，也挥不出一片天空！这墙上的两句话，后来被子默在前面加了两句：

把酒黄昏后，醉卧水云间！

子默加得好，他太了解他了。所以梅若鸿常说：

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子默也！”

但是，子璇看了，却不以为然，又把子默这两句改成：

踏遍红尘路，结伴水云间！

多么灵慧的子璇！已经把梅若鸿这十年来的流浪生涯，作了一番最美丽的诠释。从此，梅若鸿就给自己那小木屋，取了一个名字：“水云间”！叶鸣和钟舒奇等好友为它加盖了篱笆，篱笆院有个门，门上，子默亲自为它题了三个大字：“水云间”。子璇又找来一个风铃，挂在屋檐下，铃的下端，吊了个木牌，上面也写着“水云间”。

于是，对醉马画会来说，这木板搭成的、简陋的“水云间”，就和子默那幢有楼台亭阁、曲院回廊的“烟雨楼”有同等地位，也是大家聚集聊天的所在。但是，论“书室”的条件，那当然是烟雨楼好，何况烟雨楼每次聚会，大家都可以画子璇。可爱的子璇，从来不吝嗇她的胴体、她的容貌、她的姿态、她的青春……好像这些都是画会所共有的！子璇真是个“奇女子”！就是可惜跟了那个全然不了解艺术的谷玉农！

梅若鸿就这样，想着他的“日出”，想着子默的友谊，想着烟雨楼的聚会，想着子璇的潇洒……骑着车，上了苏堤。经过了第一座桥，又经过了第二座桥，这苏堤上有六座桥，梅若鸿从来记不住每座桥的名字。经过第三座桥的时候，他不知所以地感到眼

前一亮，像是有什么闪闪发光的東西在桥上閃耀。他本能地放慢车速，定睛看去。只見一个穿着橘紅色碎花上衣、橘色长裙的年輕少女，正凭栏远眺。少女似乎听到什么，蓦然一回头，和梅若鴻打了一个照面。天哪！梅若鴻立刻被“震”到了，世间怎有这样绝色的女子！他脑中第一个閃过的念头就是：真该把她帶到烟雨楼去，給众人开开眼界！

他的车子已经经过了拱桥，往桥下快速地滑冲下去，他不住回头看美女，根本没注意到有个小男孩正扬着一个风筝，奔上桥来。那“美女”眼看若鴻的车子，对小男孩直撞过去，就失声尖叫起来：

“小蕨！小心自行车！小心呀！”

若鴻一惊，回过头来，这才看到已逼在眼前的小男孩，他吓了好大一跳，慌忙别转头去閃避。这一閃，整个车子就撞上了桥柱。“砰”的一声，车子翻了，画笔画具散了一地，他摔下车来，摔得七荤八素。从地上爬起来，才看到那小男孩拿着风筝，对他咧着张大嘴笑。他正想发作，却一眼看到自己那张杰作“日出”，已随风飞去。他慌忙伸长了手，要去抓那张画，追到了桥上，差点又撞在“美女”身上。然后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那张杰作，竟飘落湖心去了。他急急地仆在桥栏杆上，对桥下一条游船大吼大叫：

“喂！船上的人！你们帮忙接住那张画！看到没有？就是飘下去的那张画……”船上的游人，莫名其妙地往上看。摇船的船夫，依然从容不迫地摇着他的橹。而那张画，竟翩然地飞过游人的肩

头，落进水里去了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你们怎么不接住？”梅若鸿跺脚大叫，痛惜不已。“那是我的画，我最好的一张画呀！”

“就算是抛绣球，也不一定要接啊！”船上的游人居然回了句话。

画已随波流去，船儿也摇开了。

梅若鸿又跺脚，又叹气，懊恼得不得了。一回身，却看到害他撞车丢画的美少女，正牵着那个“共同肇祸”的小男孩，都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稀奇地看着他。

“唉唉唉！”他对小男孩嚷开了，“那是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张画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突然间冲过来？害得我的画飞掉了！哪里不飞，居然飞进西湖里，连救都救不了！”

小男孩被他的“凶恶”状吓得退了退，抬头喊：

“姐姐！”

美少女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一脸的啼笑皆非。

“喂！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明明是你自己顾前不顾后，骑着车子东张西望……你凶什么？一张画飞了就飞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”她说话了，一说就是一大串。

“你不懂！你完全不懂！”梅若鸿扬着眉毛，心痛得什么似的。“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么美的日出，又好不容易有了那么好的灵感，‘日出’和‘灵感’都是稍纵即逝，可遇不可求的……这样的一张画，我即使再画几千几次，也不可能画出来了！”

那少女听着，脸上的“稀奇”之色更重了，低头看了看她的

弟弟，她微笑着说：

“小葳呀，你知道我们杭州什么最多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呀！”小葳眨着天真的眸子。

“我们杭州啊，水多！桥多！树多！花多！还有呢？就是画家多！你随便一撞，就撞到一个画家！”

有趣！梅若鸿惊奇地想着，没料到这样纤纤柔柔的女子，竟也有一张伶牙俐齿的嘴。而且，她反应敏捷，毫不娇羞作态。这样的女子，他喜欢！

“好吧好吧！你尽管嘲笑我好了！”他接口说，“你知道吗？就因为看到了你，我才顾前不顾后的……你有事没事，站在桥上干什么？”

“噢，我站在桥上，也碍了你什么事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你没听说过‘美人莫凭栏，凭栏山水寒’的句子吗？那就是说：美人不可以站在桥上，免得让湖光山色，一起失色的意思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惊奇地，“谁的诗？没听说过！”

“当然你没听说过，这是我梅若鸿的即景诗，等我把它画出来，题上这两句，等这张画出名了，你就知道这两句诗了！”他笑着，觉得该介绍自己了，“我的名字叫梅若鸿，你呢？”

她来不及说话，小葳已经接了口：

“我姐姐名字叫杜芊芊，我是杜小葳！”

那少女——杜芊芊，急忙拉了拉小葳：

“我们走！别理这个人！说话挺不正经的！”

梅若鸿慌忙拦上前去，着急了：

“不要误会！你千万不要误会！我从来不会随便和女孩子说话，就怕自己说出来不得体，今天不知怎么话特别多，想也没想就从嘴里冒出来了。你不要生气……如果你把我看成轻薄之徒，咱们这朋友就交不成了！”

“朋友？”杜芊芊更惊奇了。“谁和你是朋友？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”他热切地点着头，“不止我们是朋友，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！你知道吗？我们醉马画会每星期一、三、五都在烟雨楼画画，你肯不肯跟我去一趟烟雨楼，肯不肯让大家画你？”

“醉马画会？”芊芊的兴趣被勾了起来，“原来你是醉马画会的人？是不是汪子默的醉马画会？”

“你认得子默？”

“不，不认得，不过，他好有名！”芊芊一脸的崇拜。“我爹常买他的画，说他是杭州新生代画家里最有才气的！连外国人都收集他的画呢！”

“是啊！他得天独厚，十几岁就成名了！”梅若鸿想着子默，语气就更热烈了，“既然你知道汪子默，当然就明白我不是什么坏人，走走走！跟我去烟雨楼，马上去！”

“这不好！”芊芊身子退了退，脸色一正，眉尖眼底，有种不可侵犯的端庄。“不能这样随便跟着不认识的人，去不认识的地方！”

“唉唉，”梅若鸿又叹了口气，“你刚刚跟我有问有答的时候，可

没这么拘谨！人，都是从不认识变成认识的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！我们又都在这风气开放的艺术之都！别犹豫了！快跟我去烟雨楼！你去了，大家会高兴得发疯……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要求：让大家画你！”

芊芊有点儿愕然，瞪视着那一相情愿的梅若鸿。

“画我？”她睁大了眼说，“我还没答应你去呢！”

“你要去要去，非去不可！”梅若鸿更热情了，“那是个好可爱的地方，聚集了一些最可爱的人，在那儿，随便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喝酒、唱歌、聊天、吹牛……哇，你不能错过，绝对不能！”

这样热情的邀约，使芊芊那颗年轻的心，有些儿动摇起来。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小葳已忍不住，又推又拉地扯着芊芊：

“去嘛！去嘛！姐！回家也没有事情做！见到卿姨娘，你又会生气，还不是吵来吵去的……”

“说得也是！”梅若鸿飞快地接了一句。

“什么‘说得也是’？芊芊的眼睛，睁得更大了，看着梅若鸿那张年轻的、神采飞扬的、充满自信的、又满是阳光的脸，忽然就感染到了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热情。心中的防备和少女的矜持，一起悄然隐退。父亲的教训，母亲的叮咛……也都飘得老远老远了。

“烟雨楼……”她小声说，“就是西湖边上，那座好大的、古典的园林吗？”

“对！那是汪子默的家，也是我们画会所在地！让我告诉

你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收拾着地上的画笔画具，推起那辆破车，
“子默的父母都迁居到北京去了，把这好大的庭院完全交给了子默
和子璇兄妹，所以，我们就是吵翻了天，也没有长辈来管我们，
你说妙不妙？”

听起来确实很“妙”，芊芊笑了。

她这样一笑，若鸿也笑了。

“走吧！”若鸿牵住车，“我们慢慢走过去，半小时就走
到了！”

第二章

就这样，杜芊芊跟着梅若鸿，来到了烟雨楼。那一天在烟雨楼发生的事，真让芊芊终身难忘。

走进那小小的门厅，就是一条长长的、曲折的回廊，庭院里，有水有桥有亭子有楼台。整个烟雨楼分为好几进。梅若鸿边走边介绍：第一进是客厅餐厅，第二进是两层楼的建筑，楼上是子璇子默的卧室，楼下最大的一间是画室，其他是子默子璇的书房。第三进面对西湖，可览湖光山色，有个名字叫“水心阁”。水心阁外有太大的平台，紧临湖边，有小码头，系着小船，可直接上船游湖。

芊芊惊愕地看着这些楼台亭阁、曲院回廊，真是叹为观止。心想自己家那栋花园洋房，在杭州已是少有的豪华，但和烟雨楼比起来，就显得俗气了。哪有这纯中国式的、仿宋的建筑来得典雅！人走进去，好像是走进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美得有点儿

不太真实！

跨进那间大大的画室，梅若鸿就高声嚷着：

“各位各位！我给你们找来了一个很棒的模特儿！大家停一下停一下……我给你们介绍，杜芊芊！”

芊芊定睛看去，只见室内有五六位男士都竖着画架，正从各个角度，在画窗前的一位年轻女子。芊芊对那女子仔细一瞧，就吓了好大的一跳。原来，那女子长发披肩，胸前裹着一条白色的轻纱，整个人居然是赤裸的！她斜躺在一张卧榻上，那轻纱只能遮掩一小部分，她那两条修长的腿，就完完全全裸露于外。

“天哪！”芊芊低喊，“原来‘模特儿’要这样子，我肯定是不行的！”她回头就想“逃”。“小蕤，我们赶快回去吧！”

小蕤早看得目瞪口呆，张大了嘴，他惊喊着：

“姐，她在洗澡地，在这么大的房间里洗澡，又开着窗子，不怕着凉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。连窗边的裸身女子，也跟着大伙儿笑，笑得又潇洒又自然，没有丝毫的羞涩。

梅若鸿已拦住芊芊的出路：

“并不是每个模特儿都要供大家作人体画！你就是现在这种打扮，很中国，很东方。和子璇那种妩媚的、健康的美不同，各有千秋！”他说着，就去拉了子默过来，急急地问子默，“子默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子默笑吟吟地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芊芊，眼中满是赞美，唇边满带笑意。芊芊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子默，没想到这已享盛名

的画家，居然还这么年轻。他是满屋子男士里，唯一一个穿西装的。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，他看起来恂恂儒雅，倜傥风流。

“杜芊芊？”子默问，“难道你是杜世全的女儿？”

“是啊！”芊芊惊喜地，“你认得我爹？”

“不认识。但是，你爹在杭州太有名了！航业界巨子嘛！”

“不是巨子，只是有几条船！”芊芊慌忙说。

“哇！”一个瘦高个子惊呼出来，“原来是杜芊芊，杭州最有名的名门闺秀啊！若鸿，你怎么有本领把杜芊芊找来，实在有点天才啊！”说着，他就走上前来，仔细看芊芊。

“岂止是天才？简直是优秀！”另一个穿红衬衫的人接口。

“岂止是优秀？简直可以不朽啰！”另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说。

一时间，满屋子男士都围了过来。对芊芊评头论足，赞美的赞美，问话的问话，自我介绍的自我介绍。

“我是叶鸣！”高个子说。

“我是沈致文！”红衬衫说。

“我是陆秀山！”灰长衫说。

“不忙不忙，你们让她这样子怎么弄得清楚？”子默插了进来，对芊芊说，“让我好好跟你介绍一下！”他一个个指着说，“我是汪子默，那窗前坐着的是我妹妹汪子璇，我们这画会有六男一女，六男中，除了我和若鸿以外，剩下的四个人，我们称他们‘一奇三怪’。一奇是指钟舒奇，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‘奇’字。三怪就是叶鸣、沈致文和陆秀山了。其实他们并不怪，只因为要和那一奇相呼应，就称他们为三怪。这一奇三怪中，钟舒奇最有原则，

最有个性，你看他根本不为你美色所动，还在那儿埋头苦画呢！至于梅若鸿，他是我们画会中最有天赋的一个，你已经认识了，就不用再介绍了。我们这个画会阳盛阴衰，大家画子璇，早就画腻了！欢迎你加入我们，成为画会里的第二个女性！”

子璇坐在那儿，怕轻纱落地，不敢移动。见大家都对芊芊围了过去，她就微微一笑，拾起手边的一枝炭笔，对着子默弹了过去，炭笔不偏不倚，正中子默鼻尖。

“这算什么哥哥，见了美女当前，就忘了手足之情！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梅若鸿又兴冲冲插进嘴来：

“你们看杜芊芊是不是很东方？很中国？又古典又雅致，配上咱们烟雨楼的楼台亭阁，就是幅最有诗意的仕女图，爱画人物的各位有福了！”

子璇又一笑，高声地抗议了：

“好了好了，杜芊芊登场，汪子璇退位！现在，既有东方的、中国的‘美’来了，我这不中不西的‘丑’也可以功成身退了！”

“子璇吃醋了！”那个被称为“一奇”的钟舒奇开了口。眼光始终停在子璇身上。

“就是要让她吃醋！”梅若鸿嚷得好大声，“平常就是她一个女孩子，成了画会里的压寨夫人，简直给咱们惯得无法无天！”

“梅若鸿，”子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你可有良心？”

“我什么心都有！黑心、苦心、痛心、爱心……就缺一个良心！”梅若鸿答得迅速。